

從編劇到導演 陳詠燊：望拍一部不一樣的男人電影

入選第十五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的香港作品《萬水千山縱橫》講述五位中年漢，憑藉龍舟競賽，重新尋覓對生命的勇氣與熱情。編劇出身的陳詠燊初次踏入導演行列，面對諸多機遇與挑戰。日前，陳詠燊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暢談自己對電影創作的理解。

文：唐娜 攝：彭子文



編劇出身的陳詠燊第一次嘗試做導演自信滿滿。



陳詠燊的電影或將具有獨特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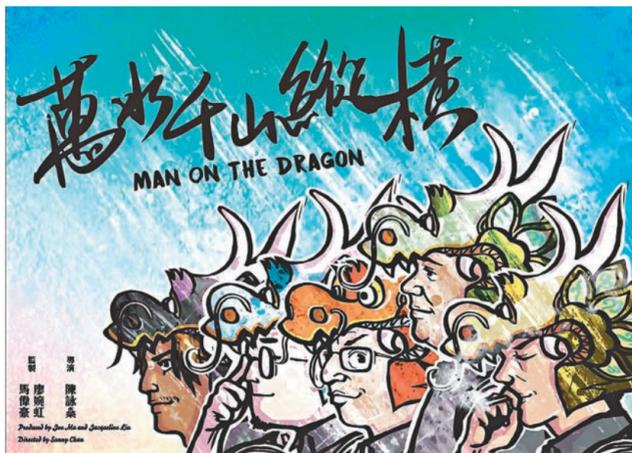
談及從編劇踏入導演行列的原因，陳詠燊表示：「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做電影創作的人都會想做導演，因為做導演可以完全發揮自己的想法和創意。我覺得對於我自己而言，是時候來拍電影了。」對於身份的轉換，陳詠燊也有很多要適應的地方，他說：「之前寫劇本，其實有的時候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拍，但是我會想怎樣寫會比較有趣，就怎樣寫。現在要寫一個劇本自己拍的時候，我就會先想怎麼拍，或者我寫這個對白，鏡頭要怎麼處理，考慮掌握整個畫面、情境的能力、成本、資源上辦不辦得到。」

平衡與想法

第一次做導演，陳詠燊在表達自己的想法時，亦會兼顧他人的意見，他表示：「在創作時會平衡自己的想法和身邊人的意見。譬如HAF幫手，我可以見到不同國家的投資者，他們第一次聽我的故事，會給我一些意見，我會盡量平衡。」有人問陳詠燊現在才做導演會不會遲，陳詠燊對此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覺得這是不太早做的一件事，因為導演要兼顧很多，需要很強的溝通能力，或者到這個年紀，已經見識比較多了，會更容易平衡，知道什麼是製作上的配合，資金上的磨合，又或者是創作上怎麼平衡自己的想法和觀眾的期望，多製作些項目會更好。」

從編劇、作家、教師，到如今做導演，陳詠燊在各個角色裡轉換自如。談及今後是否繼續做導演，他表示：「寫作的人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比較鍾意做許多不同的事，其實創作的根源是一樣的，也許我的鏡頭沒有那麼強，但是我的故事、思維可能比較成熟。如果能繼續做導演我當然希望繼續做，其他文字的創作我也一定會繼續下去。我認為我有其他的工作可以令我生活的事，電影是一件我會做得更加自由的話，我可以選擇我喜歡拍的題材去做。」

對於自己第一部導演作品選擇的喜劇題材，陳詠燊描述道：「我覺得不論什麼類型的電影，都有一定的喜劇



陳詠燊導演處男作《萬水千山縱橫》，將聚焦放在普通男人的生活。

元素，比如我很喜歡的電影《新不了情》，後半段好感人，但是前半段好搞笑，顯得後面更加窩心，因為你已經愛上這些人物了。所以我覺得喜劇是戲劇的根源。」

風格和精神

而這次的故事主角是五位男人，陳詠燊希望拍一部不一樣的男人電影，他表示：「我覺得很多男人做主角的電影裡，男人都有個固定形象，不是英雄就是要做大事的人，反而女人的戲很少但是很生活化，講愛情、講人生。現實生活中不是每個男人都會去做大事的，那這些男人會做什麼呢？我想講的就是現實生活、愛情、人生，從中投射回男人應該怎麼樣做。」

關於故事中出現的婚外戀情節，陳詠燊也有自己的理解：「這是男人的挑戰，我不想美化這幫男人。男人在愛情上受到誘惑是一件挺普遍的事，那麼這幫男人會怎麼樣面對呢？我覺得這是他們人生的一部分。同

時，我覺得這是很真實的一個戲劇矛盾，譬如我的故事裡用到龍舟這個題材，龍舟有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坐上了龍舟之後，你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向前衝。於是這幫男人無論面對人生的什麼問題，都會向前衝的。這幫人的事業其實都停滯不前，我心目中香港大約七成普通人到這個年紀可能都反而會把時間放到家庭上，家庭就牽涉到愛情、子女、人生的價值觀。那家庭中出現的危機、挑戰，又牽涉到愛情，可能就會出現比如婚外情的情況，我覺得這些題材講出來就很順理成章。」如果第一部電影成果不錯，陳詠燊想要繼續創作，他說：「我想嘗試不同的類型，或者就算是這個角度的故事應該都不太多，我都可以嘗試繼續拍，但是無論是什麼類型，根源都是一樣的。我很欣賞的陳可辛導演演就是可以試不同的題材，但是他的價值觀或者味道都一直在，保持自己的風格和精神。」

對於香港電影目前的情況，陳詠燊也有自己的認識，他認為：「製作數

量或者資金上的確比以前少了，但我不會講這個叫做好大的低潮，反而我覺得有多的機會給不同電影人去嘗試，譬如近幾年出現的新導演好多，有趣的地方是他們都可以在低成本之下，沒有太高票房的情況下嘗試以前電影人不會去嘗試的東西。

這幾年出現的新導演風格是非常強烈和明顯的，比如《一念無名》的黃進導演、《樹大招風》的許學文導演等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我覺得反而是現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百花齊放。」而陳詠燊的風格，和其他導演可能又會有所不同，他談道：「我比較鍾意睇九十年代中期的日本勵志片，可能我估計我的風格應該會比較接近這個方向，這個類型是香港比較少的。」

開放及開明

第一部作品能順利創作，陳詠燊表示HAF也給他提供了重要的幫助，他形容道：「HAF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給我們去認識很多電影人，無論是投資者、發行商或者幕後工作者，上年我也有參加過，今年有部份人見到我就說：「我認得你，上年見過。」譬如和很多融資平台在後續的交流裡，認識了不同類型的人，打開了一些關係。有很多投資者在和我談的時候其實都很開放、開明，譬如有些內地的投資者聽完這個故事會說：「你不用改劇本了，不用做合拍片，你這個故事應該專心講香港本地題材，不如我用其他方式和和你合作？」又或者某些公司會說：「你這個項目不是很適合我們，但是你有沒有其他項目適合？」之後我寫出新的故事都可以和他們再溝通。本來有的資源需要搭很多人脈去認識，但是HAF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讓大家可以坐下來一起聊，這次未必合作但下次都可以合作，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CRISIS》型男好打得



現於Viu和ViuTV播放當中、進度力追日本的應季日劇《CRISIS》，雖非迄今收視冠軍，但平均收視逾10%兼口碑不差，令這齣頗有野心的製作可謂甚有交代。本劇難得在啟播前個多月已全部拍竣，於季度日劇的製作流程而言算是罕見，或許是涉及不少動作和開槍場面，恐怕演員們受傷會影響進度。試問突然少了一名要角，又要「飛紙仔」急改劇本？

《CRISIS》講述日本警視廳新開設的特別小組「公安機動搜查隊特搜班」，目的是用來應付警方傳統應對手法未必夠效率的棘手問題，如恐怖分子等。兩大男主角小栗旬和西島秀俊，一如所料扮演着一熱一冷的性格，互補對方弱點，而彼此也有各自的陰暗面；連同另外三名各有特長的組員去解決包括新興恐怖組織、邪教和黑幫等所犯的罪案。為增加劇情和故事延續性，幾條支線在每一集的背後縱橫交錯，邪教和恐怖分子的計劃不會一集即完，繼而透過每名組員的故事揭開更高層面的陰謀。拍攝手法如鏡頭擺位和剪接算有電影感，並非典型日式警探劇的講多過做（以節省成本），愛看小栗和西島雄糾糾地打擊壞人的視迷，這次應會看得過癮；「紅一點」新木優子更是將來必爆的女星。

雖然邪教和黑幫的問題一直在日本難以根治，但從劇中處理所見，大概看出劇組幕後那班成年人其實對十來歲的年輕人相當恐懼，有意無意間把他們標籤成對社會不滿、意圖推翻當下腐朽狀況的核心分子。非要说恐怖分子一定要是生活閱歷較多的人，但當社會出現各種問題，難道白領和中年人不會感到不滿？

文：藝能小子



《CRISIS》劇照。

《一週的朋友。》說不出的難以抵擋



日本校園愛情片從來都有一種魔力，哪怕是《在世界中心呼喚愛》、《花水木》、《戀空》，以至動畫《你的名字》都帶着校園題材。可能是因為日本的校園設計優雅、可能是校服設計精緻、可能是男主角特別帥氣、可能是女主角特別靚情……整體也是一個滿載着難以抵擋、極具吸引力的套餐。

讓人回味的校園情懷，那種純樸真摯的情感，即使隨着年紀增長，到老來回想的時候，依然讓人閃閃發亮，嘴角還是泛着一絲微笑。人與人之間沒太多的猜疑，簡單而直接的情感，對昔日自己那份年少輕狂、那份衝動、那份傻勁，全都是充滿着笑中有淚的回憶。

《一週的朋友。》故事講述女主角香織因為一場車禍，導致她患有記憶障礙，記憶「只能維持一週」，為避免影響別人，所以把自己孤立起來。但認識男主角後，被其想「跟你做朋友」的熱誠所打動，就開始了這故事。說實話，以起轉力出問題為題材的愛情片屢見不鮮，所以故事情節的繼承轉合，大多都盡在意料之內，而熱口熟面的場景：圖書館、傳統節日祭、畢業典禮等，統統一應俱全。

喜歡這部《一週的朋友。》與否，關鍵在觀眾本身是否喜歡這類日本愛情的方程式？影片如同照單執藥的公式化設計，你可以說是沒新意、驚喜可言，但同樣地，就一定不會難看！影片沒有太大的波瀾起伏，細水長流的說故事方式，更讓觀眾把淡淡的感情說進心裡。結局安排可算全片最戲劇性的設計，應能滿足一眾眼淺的觀眾們。

看到最後，你可能會說：「這是愛情片？男女主角手都沒拖、嘴都沒親一下！」細看一下電影海報，「適合任何年齡人士觀看」的愛情片固然是純過蒸餾水！談情講感覺嘛！再說，片名也沒騙你，人家叫《一週的朋友。》！朋友而已，我們都想多了，原來是友情片！

文：艾力、紀陶



《一週的朋友。》讓人回味校園的情懷。

追逐果陀——《流亡詩人聶魯達》



要有受害者，必先要有施害者。

《流亡詩人聶魯達》剛剛上映，雖然聶魯達這個名字很陌生，但故事背景並不複雜。聶魯達是智利著名詩人，亦是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故事講述聶魯達因政治壓迫逃亡，自此與警官展開一場貓捉老鼠式的追捕。

電影開首部分較多描述智利的政局和社會，同時交代聶魯達所受的壓迫。直至政府命令警官追捕聶魯達，這場追逐正式開始。不過這並非一場緊張刺激的攻防戰，相反聶魯達從容不迫，還帶點傲慢，悠然自得穿梭於大街小巷。更離奇的是，警官在追捕過程中永遠只能撲空。要不是聶魯達搶先一步逃離現場，就是在有點戲謔的情況下成功隱藏。

電影慢慢解開不斷撲空之謎，同時揭開最有趣之處。其實只要細心留意，不論是內心獨白、警官的背景還是角色相遇的空間，都不難發現電影留下的一些線索。到底警官是否真實存在？留給觀眾自行判斷。不過聶魯達明顯明白要成為流亡詩人，必先要有追捕者。如果沒有，至少也想像一個出來。

五十年代荒誕劇《等待果陀》是另一

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貝克特的代表作，講述一種無止境的等待。如今上映的《流亡詩人聶魯達》可謂和《等待果陀》相映成趣，一套講追逐，一套講等待，但兩者同樣注定徒勞無功。

在此介紹另一套文學電影，就是去年上映，改編自西藏作家扎西達娃的小說的《皮繩上的魂》。這套電影同樣講述作家與角色之間的追逐追逐，不過與《流亡詩人聶魯達》又有些不同。《皮繩上的魂》描寫作家一直追尋的人物，原來正是自己筆下的角色。相反聶魯達則倒過來，刻畫作家如何安排一個角色不斷追尋自己。

世上很多身份都是相互定義的，有角色必先要有作者，有受害者必先要有施害者。同樣道理，要流亡必先要有追捕者。有趣的是，果陀注定等不到，聶魯達同樣注定追不到。或



《流亡詩人聶魯達》劇照。



電影描述智利的政局和社會。

許這正是要告訴我們，對某些事情而言，沒有意義就是它的意義。

文：鄭文華

中國藝術電影市場日益成熟 李睿珺《路過未來》康城受「關注」感榮幸

法國康城電影節期間舉辦一個座談會，二百多名來自全球各地的導演、製作人、電影發行商等出席，尋求合作機會。座談會上，好多嘉賓都認為，近十年來隨着中國電影步入數碼時代，電影市場日益成熟，發展良好。希望中國和歐洲在藝術電影創作、製作和發行方面加強溝通與合作。

今次，中國導演李睿珺憑藉作品《路過未來》入圍本屆康城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李睿珺更分享了自己從事藝術電影創作十年來市場環境的變化，「十年前藝術電影的投資和發行相對困難，在創作初期只能透過各大電影節基金、創投市場基金獲得部分資金，還得不斷壓縮成本，且影片也難以發行。」他說：

「近年來電影市場蓬勃發展，年輕導演開始有機會獲得相對不錯的投資，看似小眾的藝術電影有機會公映，低成本也能獲得好好的票房成績。」

李睿珺從2006年開始導演生涯。2012年他執導的《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入選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2014年憑《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入圍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而《路過未來》就是他的第五部作品，也是唯一一部華語作品入圍，其電影則探討中國社會問題，講及中國第一代農民工及其子女的生活情感。對於入圍「一種關注」單元，李睿珺表示：「對自己的作品能夠入選康城電影節，感到十分榮幸。」



中國導演李睿珺(中)憑藉作品《路過未來》入圍本屆康城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日前導演攜同片中演員亮相影展。